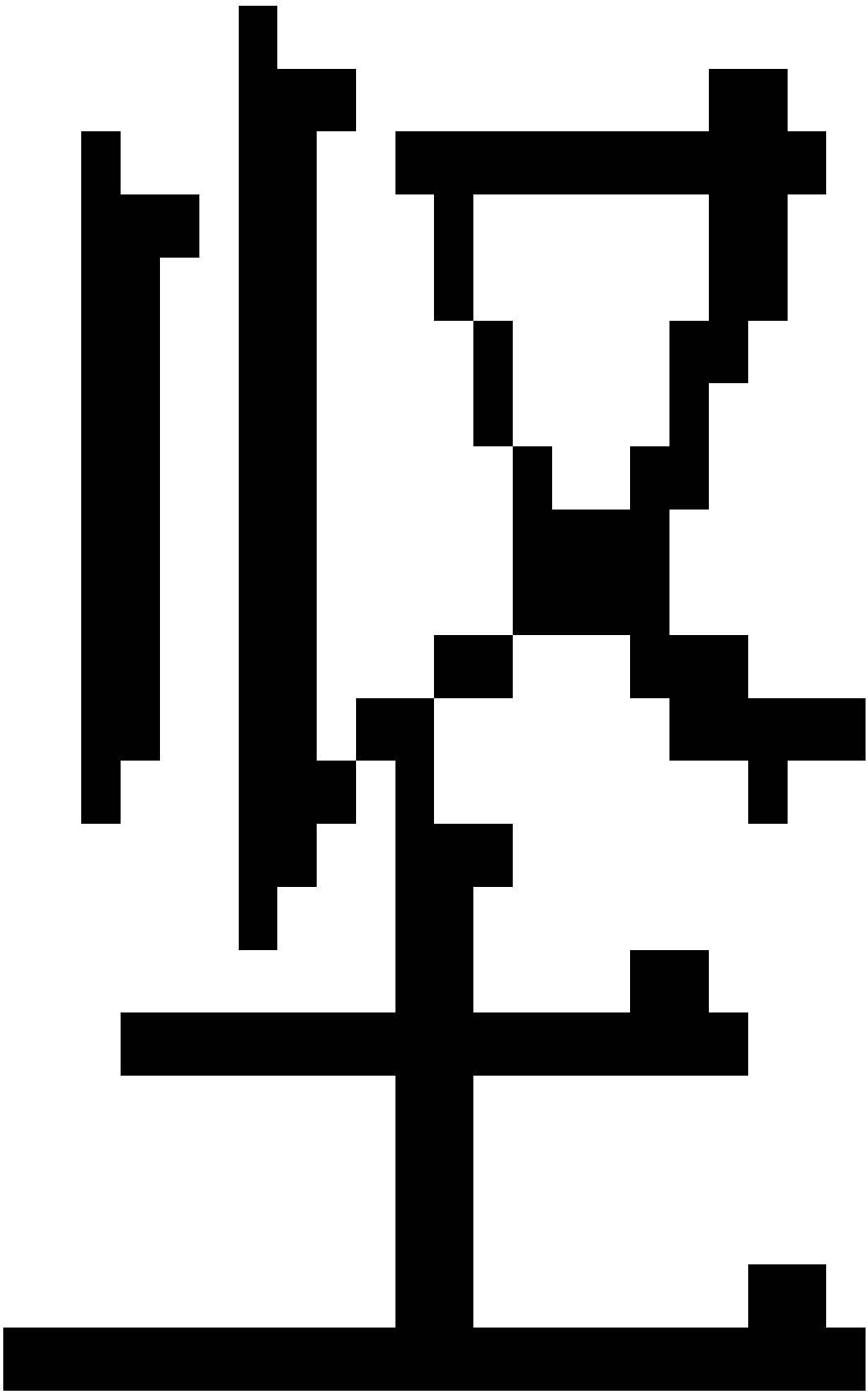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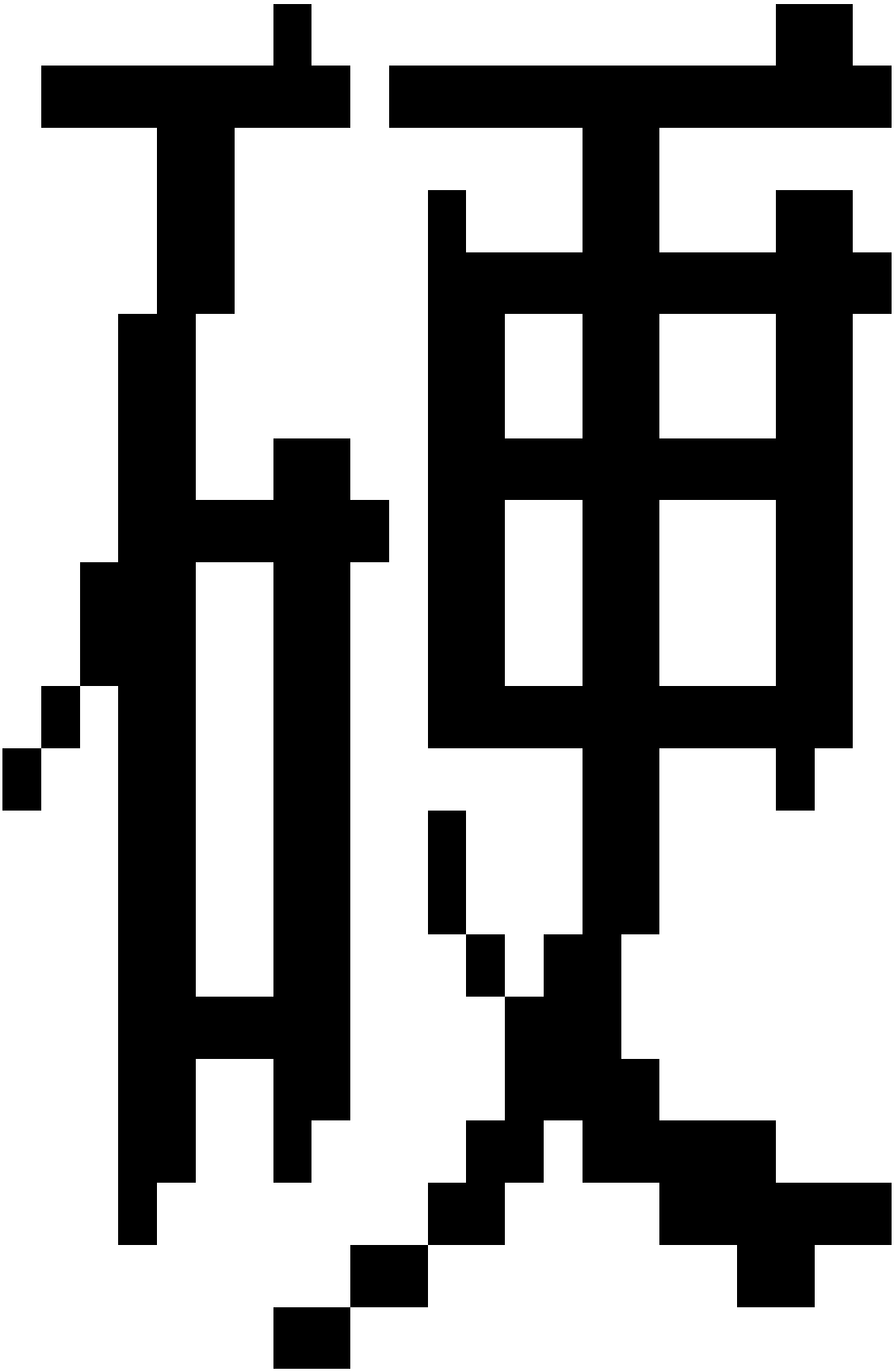
华夏文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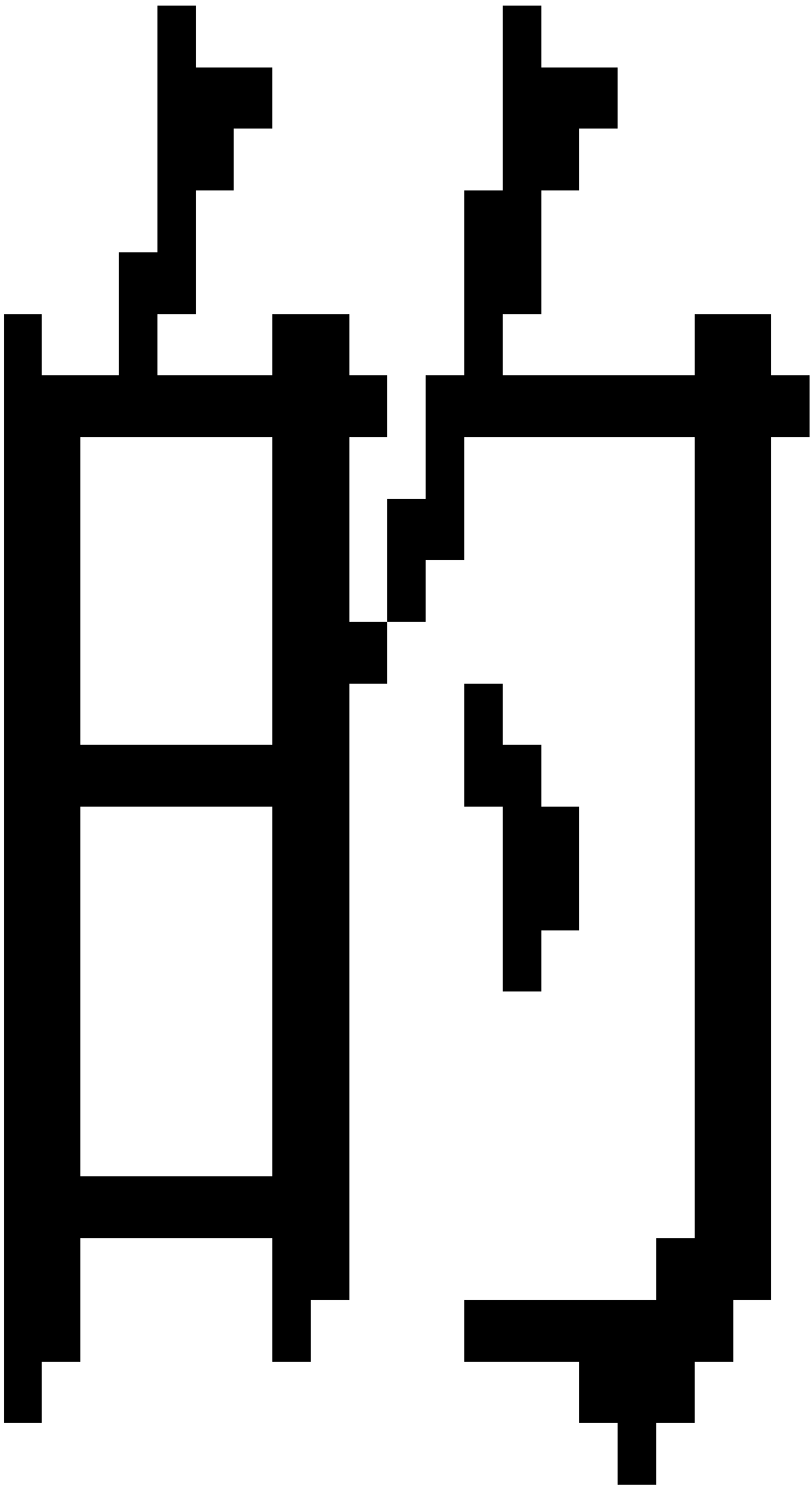
CHINA NEWS DIGEST - CHINESE MAGAZINE (CND-CM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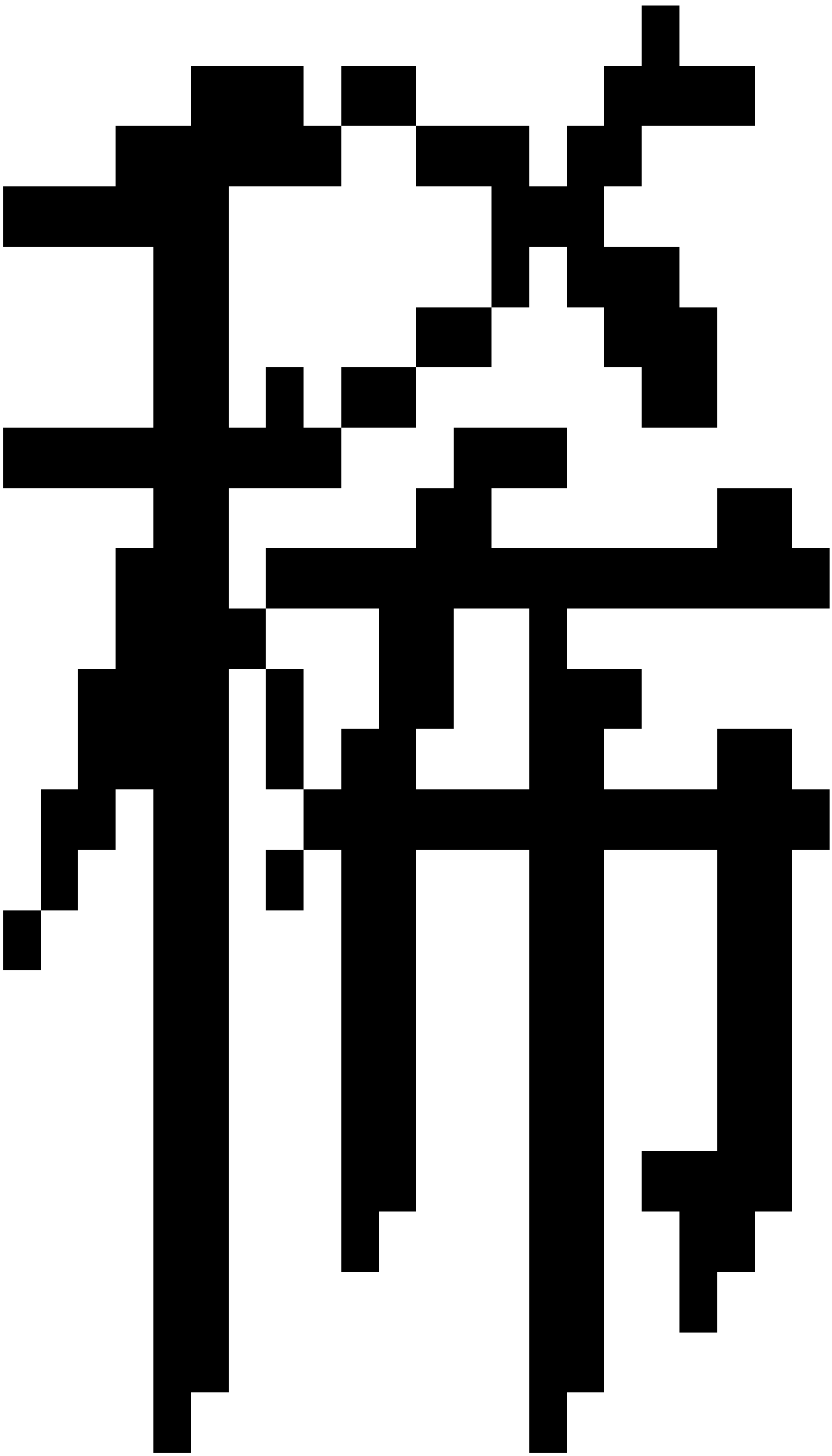
·—·—·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（ＣＮＤ）主办 ·—·—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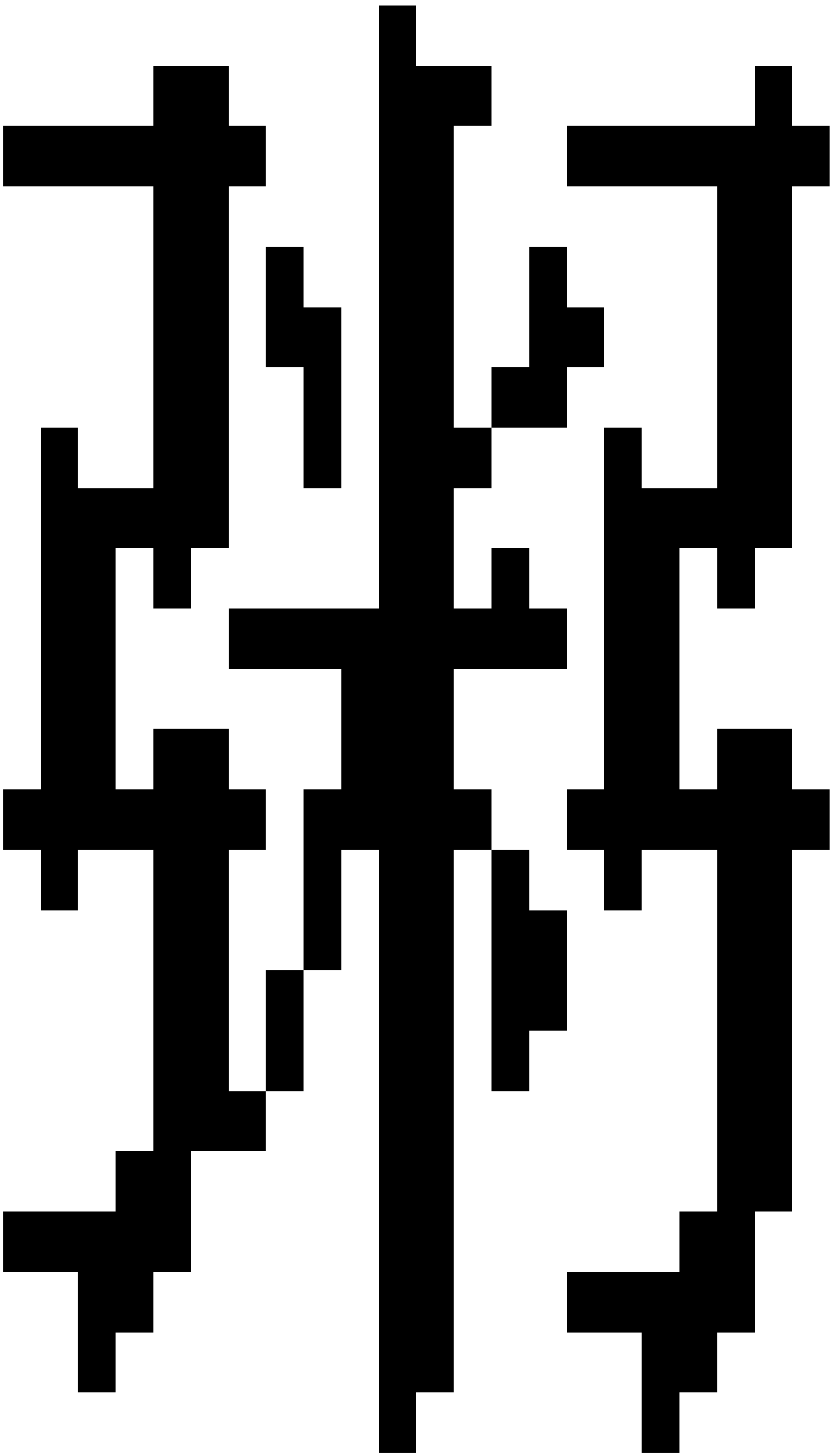
1991年5月第4期











坚 硬 的 稀 粥

王 蒙

（选自《中国作家》一九八九年第二期）

<我们家的正式成员包括爷爷、奶奶、父亲、母亲、[illegible]、婶、我、妻子、堂妹、妹夫，和我那个最可爱的瘦高佻儿子。他们的年龄分别是八八岁、八四岁、六三岁、六四岁、六一岁、五七岁、四十岁、四十岁 …… 十六岁。梯形结构合乎理想。另外，我们有一位比正式成员还要正式的不可须臾离之的非正式成员——徐姐。她今年五九岁，在我们家操持家务已经四十年，她离不开我们，我们离不开她。面前天赋人权，自然平等。一律称她为“姐”。

我们[illegible]团结。包括是否认为今夏天气过热、喝茶是喝八块钱一两的龙井还是四毛钱一两的青茶，用香皂用白兰还是紫罗兰还是金盾，大家一律听爷爷的。从来没有过意见分歧，没有过论证争鸣相持不下，没有过纵横捭阖，明争暗斗。连头发我们也是留的一个式样，当然各分男女。

几十年来，我们每天早晨六点十分起床，六点三十五分，徐姐给我们准备好了早餐：烤馒头片、大米稀饭、腌大头菜。七点十分，各自出发上班上学。爷爷退休以后，也要在这个时间出去到街道委员会执勤。中午十二时，回来，吃徐姐准备好的炸酱面。小憩一会儿，中午一时三十分，再次各自出发上班上学。爷爷则午睡至三时半，起来再次洗脸漱口，坐在躺椅上喝茶读报。到五点左右，爷爷奶奶与徐姐研究当晚的饭。研究是每天都要研究的，而且不论爷爷、奶奶还是徐姐，对这一课题兴致勃勃。但得出的结论大致不差：今晚上麽就吃米饭吧。菜嘛，一荤、一半荤半素、两素吧。汤呢，就不做了吧。就做一回吧。研究完了，徐姐进厨房，劈哩啪啦响上三十分钟以后，总要再走出来，再问爷爷奶奶：“瞧我糊涂的，我忘了问您老二位了，咱们那个半荤半素的菜，是切肉片还是肉丝呢？”这个这个，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问题。爷爷和奶奶互瞟了一眼，做了个眼色，然后说：“就吃肉片吧。”或者说：“就吃肉丝吧。”然后，意图得到了圆满的贯彻。

大家满意。首先是爷爷满意。爷爷年轻时候受过很多苦。他常常说：“顿顿吃饱饭，穿囫囵衣裳，家里有一切该有的东西，而又子孙团聚，身体健康，这是过去财主东家也不敢想的日子。你们哪，可别太狂妄了啊，你们哪里知道挨饿是啥滋味？”然后爸爸妈妈叔叔婶婶都声明说，他们没忘记挨饿的滋味。饿起来腹腔胸腔一抽一抽的，脑袋一坠一坠的，腿肚子一沉一沉的，据他们说饿极了正像吃得过多了一样，哇哇地想呕吐。我们全家，以爷爷奶奶为首，都是知足常乐哲学的身体力行者与现今体制的忠实支持者。

这几年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。新风新潮不断涌来。短短几年，家里突然有了彩电、冰箱、洗衣机。而且儿子说话里常常出现英文词儿，爷爷很开明开放，每天下午午睡后从报纸上、晚饭后从广播和电视里吸收新名词新观念。他常征询大家的意见："看咱们家的生活有什么需要改革改善的没有？"

大家都说没有，徐姐更是说，但愿这样的日子一代一代传下去，天天如此，年年如此，世世代代，永远如此。我儿子终于提了一个建议，提议以前挤了半天眼睛，好像眼睛里爬进了毛毛虫。他建议，买个收录机。爷爷从善如流，批准了。家里又增添了红灯牌立体声收录机。刚买来时很高兴，你讲一段话，他唱一段戏，你学个猫叫，她念一段报纸，录下来然后放出音来，自己与家人共同欣赏欢呼鼓掌，认为收录机真是个好东西，认为爷爷的父辈祖辈不知收录机为何物，实在令人叹息。两天以后就降了温。买几个"盒儿带"来，唱的还不如收音机电视机里放送的好。于是，收录机放在一边接土蒙尘。大家便认识到，新技术新器物毕竟作用极为局限，远远不如家庭的和谐与秩序更重要。远不如老传统更耐用——还是"话匣子"好哇！

那一年决定取消午睡，中午只休息四十分鐘——一小時，很使全家騷動了一陣子。先說是各單位免費供應午餐，令我們既喜且憂。喜的是白吃飯，憂的是不習慣，果然，吃了兩天就紛紛反應上火，拉不出屎來。没有幾天宣布免費供應的午餐取消，叫人迷惑。這可怎么辦呢？爺爺教育我們處處要帶頭按政府指的道兒走，于是又買飯盒又帶飯，鬧騰了一陣子。徐姐也害得失眠、牙疼、長針眼、心率不齊。不久，各機關自動把午休時間延長了。有的雖不明令延長却也自動推后了下午上班時間，但没有推后下班時間。我們家又恢復了中午的炸醬面。徐姐的眼睛不再起包兒，牙齒不再上火，睡覺按時始終，心臟每分鐘七十至八十次有規律地跳。

新風日勁，新潮日猛，萬物靜觀皆自得，人間正道是滄桑。在玆四面反思含悲厭舊，八方涌起懷夢維新之際，連過去把我們封成標兵模范樣板的親朋好友也啓發我們要變動變動，似乎是在廣州要不干脆是在香港乃至美國出現了新樣板。于是爺爺首先提出，由元首制改行內閣制度。由他提名，家庭全體會議（包括徐姐，也是有發言權的列席代表）通過，由正式成員們輪流執政。除徐姐外都贊成，于是首先委托爸爸主持家政，并决議由他來進行膳食維新。

爸爸一輩子在家内是吃现成饭，做现成活（及分派给他的活）。这回由他负责主持做饭大业，他很不好意思也很为难。遇到买不买茶叶做不做汤吃肉片还是肉丝这样的大事，一概去问爷爷。他不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，都习惯于打出爷爷的旗号。"老爷子说了，蚊香要买防虫菊牌的"，"老爷子说了，今晚就不做汤了"，"老爷子说了，洗碗就不要用洗涤剂了，那化学玩意儿兴许有毒。还是温水加碱面，又节省，又干净。"

这样一来就增加了麻烦。徐姐遇事问爸爸，爸爸不作主，再去问爷爷，问完爷爷再一口一个老爷子说地向徐姐传话，还不如直接去问爷爷便当。直接去问爷爷吧，又怕爸爸挑眼而爷爷嫌烦。爷爷嫌烦也是真的，几次对爸爸说："这些事你作主嘛，不要再来问我了"，于是爸爸告诉徐姐："老爷子说了，让我作主，老爷子说了，不让我再问他。"